



詞
品
雨村曲話

製曲十六觀
顧曲雜言

中華書局

顧

曲

雜

言

沈德符著

顧曲雜言

明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蔡中郎贅入牛府一事，知賢者受冤，但其被誣之故，始終未明。或以爲牛思黯之女，或以爲鄧生事附會。如王弇州、胡元瑞輩，皆有說甚辨，而實未必然。又傳聞元人實有是事，蓋不花丞相逼狀元入贅，作此以譏之。因元人語，以牛馬爲不花也。此說似近理，但予觀陸務觀詩云：斜陽古道柳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伯喈受謗，在宋時已不能雪，不始於高則誠造口業也。弇州諸公辨證徒詞費耳。

陸詩有云：劉後村作者誤。

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韻，如玉宇無塵內、忽聽一聲猛鶯、及玉驄嬌馬內、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韻爲難，予謂古女仄聲，夫字平聲，未爲奇也。不如雲歛晴空內、本宮始終不同，俱平聲，乃佳耳。然此類凡元人皆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如春景時曲云：柳綿滿天舞旋冬景，云臂中緊封守宮，又云：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云：女郎兩相對當私情，時曲云：玉娘粉妝生香，偷梅香雜劇云：不妨莫慌我當兩世姻緣云。怎麼性大便罵，歌舞麗春堂云：四方八荒萬邦俱六字三韻，穩貼圓美。他尙未易枚舉。蓋勝國詞家高處自有在此，特其剝技耳。我朝周憲王牡丹仙雜劇云：意專向前謝天等句，亦元人之亞。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齋

百歲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爲一時絕唱，其餘俱不及也。元人俱嫋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歌、寢香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筆，亦未必然。卽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本朝化治間人，又同時如康對山、王渼陂、二太史，俱以北擅場，並不染指於南。渼陂初學填詞，先延名師閉門學唱三年，而後出手，其專精不泛及如此。章邱李中麓太常，亦以填詞名，與康王俱石友，而不嫋度曲，卽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儂見誚。同時惟臨朐馮海槎，差爲當行，亦以不作南詞耳。南詞自陳、沈諸公外，如樓閣重重，因他消瘦，風兒疎刺刺，等套，尙是化治遺音。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後，爲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髯仙聯句也。又東野翠烟銷，乃元人子母冤家戲文中曲，今亦屬之高筆，訛以傳訛至此。且今人但知陳大聲南調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與馬致遠百歲光陰，皆咏秋景，真堪伯仲。又題情新水令、碧桃花外一聲鐘全套，亦綿麗不減元人。本朝詞手似無勝之者，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字也。金陵人官指揮使，今皆不知其爲何代何方人矣。近代南詞散套盛行者，如張伯起燈兒下，乃依幽牕下舊腔，贈一嬖童，卽席取辦，宜其用韻之雜，如梁少白貂裘染，乃一揚州鹽客眷舊院妓楊小環求其題咏，曲成，以百金爲壽。今無論其雜用庚清真文，侵尋諸韻，卽語意亦俚拙可笑，真不值一文。

邱文莊淹博，本朝鮮儼，而行文拖沓，不爲後學所式。至填詞尤非當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亦俚淺甚。

矣初與王端毅同朝王謂理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邱大恨之因南太宰王傑爲端毅作王大司馬生傳稱許太過遂云若有豪杰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化間留中之疏俱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而王遂去位所以報五倫之怨也五倫記至今行人間真所謂不幸而傳矣又聞邱少年作鍾情麗集以寄身之桑濮奇遇爲時所薄故又作五倫以掩之未知果否但麗集亦學究腐談無一俊語卽不掩亦可

嘉隆間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蓄家僮習唱一時優人俱避舍以所唱俱北詞尙得金元遺風予幼時猶見老樂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絃索今絕響矣何又教女鬟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教坊頓仁所賞頓曾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知其技者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絃索不可入譜近日沈吏部所訂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問亦無人知矣頓老又云絃索九宮或用滾絃或用花和大和鈺絃皆有定制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卽斧音板矣此說真不易之論今吳下皆以三絃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錦襯上着箋衣金粟道人小像詩所云儒衣僧帽道人鞋也簫管可入北詞而絃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仗絃索爲節奏也况北詞亦有不叶絃索者如鄭德輝王實甫間亦不免今人一例通用遂入笑海嘗見友人以漢隸自誇余謂之曰此不過於真字上加一二筆飛撇遂枉其名曰隸此名隸楷非漢隸也今南腔北曲瓦缶亂鳴此名北南非北曲也只如時所

爭尚者望蒲東一套其引子望字北音作旺葉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紀疊字北音作爹今之學者頗能談之但一啓口便成南腔正如鸚鵡效人言非不近似而禽吭終不脫盡奈何強名曰北老樂工云凡學唱從絃索入者遇清唱則字窒而喉劣此亦至言今學南曲者亦然初按板時卽以簫管爲輔則其正音反爲所遏久而習成遂如蛩蟬相倚不可暫撇若單喉獨唱非音律長短而不諧則腔調矜持而走板蓋由初入門時不能盡其才也曾見一二大家歌姬輩甫啓朱唇卽有簫管夾其左右好腔妙囀反被拖帶不能施展此乃以邯鄲細步行荆榛泥濘中欲如古所云高不揭低不咽難矣若吾輩知音者稍待學唱將成卽取其中一二入教以簫管旣諳疾徐之節且助傳換之勞宛轉高低無不如意矣今有以吹唱兩師並教者尤舛

我朝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絃索穩叶流麗猶有金元風範南曲則四節連環綉襦之屬出於化治間稍爲時所稱其後則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吳中陸貞山黃門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偷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諸劇今惟明珠盛行又鄭山人若庸玉玦記使事種帖用韻亦諸內遊西湖一套尤爲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色耳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惟沈寧菴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清真文桓叔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稱度曲申韓然詞之堪入選者殊渺梅禹金王合

記最爲時所尙然賓白盡用駢語。餽飣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涅化生。欲博人寵愛難矣。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年來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習文墨者。動輒編一傳奇。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祕。然悠謬粗淺。登場聞之。穢溢廣坐。亦傳奇之一厄也。沈寧菴自號詞隱生。按北宋方侯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亦自稱詞隱。豈偶合耶。抑慕而效之也。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填詞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雖既蔓衍。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似出博洽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聞之一先輩云。是升菴太史筆。未知然否。翊國公郭勛。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勛。下鎮撫司究問。尋奉世宗聖旨。勛曾贊大禮。并刻大傳奇可知。然余未見郭書。不敢臆斷。且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似與音律相關。未可曉也。楊升菴生平填詞甚工。遠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曾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盤金餅一套。竄易甚多。如西廂待月斷送鶯鶯。改爲成就鶯鶯。餘不盡記矣。

填詞出才人餘技。本游戲筆墨間耳。然亦有寓意譏訕者。如王渼陂之杜甫游春。則指李西涯及湯石齋。賈南鳩。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崆峒。李中麓之寶劍記。則指分宜父子。近日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言諸公是也。又聞湯義仍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纔成其半。即爲人所議。因改爲紫

欽而屠長卿之彩毫記，則竟以李青蓮自命。第未知果愜物情否耳。

張伯起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偏國中。後以內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繼之者，則有竊符灌園、戾虎符，共刻函爲陽春六集，盛傳於世，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求作傳奇以侈其動潤筆，稍溢，不免過於張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同時沈寧菴環吏部，自號戌隱生，亦酷愛填詞，至作三十餘種，其盛行者，惟義俠桃符、紅蕖之屬。沈工韻譜，每製曲必遵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張則以意用韻，便俗唱而已。余每問之，答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余用此例，奈何訝之。

同時崑山梁伯龍辰魚，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其大套小令，則有江東白苧之刻，尚有傳之者。浣紗初出時，梁遊青浦，屠緯真爲令，以上客禮之，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洿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氣索強盞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屠每言及，必大笑以爲得意事。

甲申歲，刑部主事俞識軒顯卿，論劾禮部主事屠長卿隆得旨，兩人俱革職爲民。俞松江之上海人，爲孝廉時，適屠令青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至是具疏指屠淫縱，且云與西寧侯宋世恩夫人有私，并及屠帷簿。至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青樓郎署諸媒語，上覽之，大怒，遂

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愈第後授官祇數月耳。睚眦之忿。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人亦有惜屠之才。然終不以登啓事也。西寧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闌入羣優中作技。夫人從簾箔見之。或勞以香茗。因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亦有之。何至如愈疏云云也。近年屠作疊花記。忽以木清泰爲主。嘗怪其無謂。一日遇屠於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指揮四顧。如辛幼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鳴得意。余於席間私問馮開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記出何典故。馮笑曰。子不知耶。木字增一蓋成宋字。清字與西爲對。泰卽寧之義也。屠晚年自恨往時孟浪。致累宋夫人。被醜聲。俟方嚮用。亦因以坐廢。此懺悔文也。時虞德園吏部在坐。亦聞之。笑曰。故不如予所作疊花序云。此乃大雅目連傳。免涉閨閣葛藤語。差爲得之。余應曰。此乃着色西遊記。何必詰其真僞。今馮年伯沒矣。其言必有所本。恨不得細叩之。

何元朗謂拜月亭勝琵琶記。而王弇州力爭以爲不然。此是王識見未到處。琵琶無論襲舊太多。與西廂同病。且其曲無一句可入絃索者。拜月則字字穩帖。與彈撋膠粘。蓋南詞全本可上絃索者。惟此耳。至於走雨、錯認、拜月諸折。俱問答往來。不用賓白。固爲高手。卽且兒髻雲堆小曲。模擬閨秀嬌憨情態。活托逼真。琵琶咽糠。描真亦佳。終不及也。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持論未確。且云。不特別詞之佳。卽如韻古陀滿爭遷都。俱是兩人胸臆見解。絕無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余深服其言。若西廂才華富贍。北詞大本。未有能繼之者。終是肉勝於骨。所以讓拜月一頭地。元人以鄭、馬、關、白爲四大家。

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拜月亭後小半已爲俗工刪改，非復舊本矣。今細閱拜新月以後，無一詞可入選者，便知此語非謬。拜月亭之外，余最愛《鶯鶯記》中鵝毛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話，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余謂此必元人筆，非化治間人所能辦也。後問沈寧菴吏部云：果曾於元雜劇中見之，恨其時不會問得出是何詞。余所見鄭元和雜劇凡三本，俱無此曲。往年癸巳吳中諸公子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鑑塘所計，謂諸公子且反，以其贈客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爲謀反確證，給事中趙完璧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吳越人，恐上遂信爲真，急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會朱已去任，有代爲解者曰：此拜月亭曲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有此句答贈，非創作者，因取坊間刻本證之，果然。諸公子獄始漸解，王房仲亦諸公子中一人也。今細閱新舊刻本，俱無此一聯，豈大獄典時憎其連累削去此二句耶？或云：拜月初無是詩，特解紛者詭爲此說，以代聊城矢耳，豈其然乎。

頃歲丁酉馮開之年伯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時屠長卿年伯久廢，新奉恩詔復冠帶，亦寓此公幕。狹邪寇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廳事南面呼嫗出拜，令寇姬傍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有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屠慤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都，其少時曾眷名妓馬湘蘭，名守真者，馬年已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尙講衿襍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貴。次年李九我

署南禮部追晝肆刻本毀其板然已傳播遠近無算矣予後於都下遇鄭君譽其填詞之妙鄭面發赤囁予勿再告人

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詞幾廢今惟金陵尚存此調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雲中而吳中以北曲擅場者僅見張野塘一人故壽州產也亦與金陵小有異同處頃甲辰年馬四娘以生平不識金閭爲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來吳中唱北西廂全本其中有巧孫者故馬氏粗婢貌甚醜而聲遏雲於北詞關捩竅妙處備得真傳爲一時獨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還曲中卽病亡諸妓星散巧孫亦去爲市娼不理歌譜矣今南教坊有傳壽者字靈修工北曲其親生父家傳誓不教一人壽亦豪爽談笑傾坐若壽復嫁去北曲真同廣陵散矣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後中原又行瑣南枝傍妝臺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爲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穀鬢三闋爲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絞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乾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嘆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

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鄙賤，并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羈人游墻，皆之猶深。內夜開尊，爭先招致。而教坊所隸，箏簫等色，及九宮十二，則皆不知爲何物矣。俗樂中之雅樂，尚不諳里耳如此。况真雅樂乎。

北雜劇已爲金元大手擅勝場。今人不復能措手。曾見汪太函四作，爲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范少伯西子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當行。惟徐文長渭四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梁伯龍有紅線、紅綃、二雜劇，頗稱諸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遂成惡趣。近年獨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真傀儡，沒奈何諸劇大得金元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但四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鬱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真傀儡諸劇，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尙隔一塵。頃黃貞甫汝亨以進賢令內召還，貽湯義仍新作牡丹亭記，真是一種奇文，未知於王實甫施君美如何。恐斷非近日諸賢所辦也。湯詞係南曲，因論北詞，附及之。

滌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然率多俚淺，其可閱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定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恣其渲染，選其能得畫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畫元曲，千古無匹。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予皆見之。總只四折，蓋才情有限。北調又無多，且登場雖數人，而唱曲祇一人。作者與扮者力量俱盡現矣。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十倍雜劇。然西廂

底不過描寫情感。予觀北劇，儘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觀，逐隊吠聲，咤爲絕唱。真井蛙之見耳。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自周憲王以至關中康王諸公，稍稱當行。其後則山東馮、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園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太單薄，僅可供笑謔，亦教坊要樂院本之類耳。雜劇如王粲登樓、韓信胯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特命詞之高秀，而意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至若柳梅香、倩女離魂、牆頭馬上等曲，非不輕俊，然不出房幃窠臼，以西廂例之可也。他如千里送荆娘、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粗莽。華光顯聖、目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以至三星下界、天官賜福，種種喜慶傳奇，皆係供奉御前呼嵩獻壽，但宣教坊及鐘鼓司肄習之，并助威貴瑞器贊賞之耳。若所謂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時五花爨弄之遺，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汛，初與雜劇本一種。至元始分爲兩途。本朝則院本不傳久矣。今尙稱院本，猶沿宋金之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尚是院本模範，在元未已無人能按譜演唱者，况後世乎。

自北劇興，名男爲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管一調，如正宮越調大食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委律，以琵琶叶之。按此卽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乃司樂之總名，以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日，皆以娼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真耳。大食今曲譜中訛作大石，因有小石調配之，非其初矣。元人云：雜劇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戲分付，曰副淨色裝喬，曰副

末色主打譁。又或一人裝孤老。而且獨無管色。蓋知旦爲管調。如教坊之部頭色長矣。

今按樂者必先學笛曲。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屬。世以爲俗工俚習。不知其來舊矣。宋樂書云。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夾鐘清用五字。又有陰陽及半陰半陽之分。而遼世大樂各詞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缺其一。以爲猶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見宋遼以來。此調已爲之祖。今樂家傳習數字。如律詩之有四韻八句。時藝之有四股八比。普天下不能越。獨昧其本始耳。

都下貴瑞家作劇所用童子名倒刺小廝者。先有敲水盞一戲。甚爲無謂。然唐李琬已造此。但用九甌盛水擊之。合五聲四清之音。謂之水盞。與今稍不同耳。又吳下向來有婦人打三捧鼓乞錢者。余幼時尚見之。亦起唐咸通中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撩。萬不失一。但其器有三等。一曰頭鼓。形類鼙。二曰脰鼓。三曰和鼓。今則一鼓三槌耳。卽今串板。亦古之拍板。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本北地樂。盞以代抃。因古人以抃節舞。而此用板代之。唐人謂之樂句。宋朝止用六板。余向亦曾見。今則四板。又有所謂十樣錦者。鼓笛螺板大小鍊鉦之屬。齊聲振響。亦起近年。吳人尤尚之。然不知亦沿正德之舊。武宗南巡。自造靖邊樂。有笙。有笛。有鼓。有歇落吹打諸雜樂。傳授南教坊。今吳兒遂引而伸之。真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

今樂器中有四絃長項圓鼙者北人最善彈之俗名琥珀槌而京師及邊塞人又呼胡博詞余心疑其非後與教坊老妓談及則曰此名渾不是蓋以狀似箒似三絃似琵琶似阮似胡琴而實皆非故以爲名本馬上所彈者余乃信以爲然及查正統年間賜迤北瓦刺可汗諸物中有所謂虎撥思者蓋卽此物而元史中又稱火不思始知渾不是之說亦訛耳又有緊急鼓者訛爲錦雞鼓總皆北地樂也又北人罟婦人之下劣者曰歪刺骨詢其故則云牛身自毛骨皮肉以至偏體無一棄物惟兩角內有天頂肉少許其穢逼人最爲賤惡以此比之粗婢後又問京師之熟諸市語者則又不然云往時宣德間瓦刺爲中國頻征寢弱貧苦以其婦女售與邊人每口不過酬幾百錢名曰瓦刺姑以其貌癩而價廉也二說未知孰是京師人呼婦人所戴冠爲提地蓋鬟髻二字俱入聲北音無入聲者遂訛至此又呼促織爲趨趨亦入聲之訛今南客聞之習久不察亦襲其名誤矣元人呼命婦所戴笄曰罟罟蓋其土語也今貢夷男子所戴亦名罟罟帽不知何所取義罟字作平聲

頃在梁溪鄒彥吉家觀舞因論此婦人盤中掌上之遺耳乃古人之舞不傳久矣古有鞞舞鼙舞鐸舞笛舞固絕不知何狀卽最後如唐太宗七德舞明皇之龍池舞及霓裳羽衣之舞在宋已亡然古人酒歎起舞多男子如唐楊再思之高麗舞祝欽明之八風舞則大臣亦爲之安祿山之胡旋舞僕固懷恩爲宦官駱奉仙舞則邊帥亦爲之若和哥起舞與張存業求纏頭則儲君亦爲之矣唐開成間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舞容有大垂手小垂手驚鴻飛燕婆娑之屬其腰肢不異女郎則知唐末已全重婦人而

唐時教坊樂又有垂手羅、迴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鑾、拂菻、大渭州、達摩叉之屬。謂之健舞。又不專用女郎也。宋時宗廟朝享之外，亦用婦人。其所謂女童隊、小兒隊、教坊隊者，已彷彿今世。至金、元益不可問。今之學舞者，俱作汗梁與金陵，大抵俱軟舞。雖有南舞北舞之異，然皆女妓爲之。即不然，亦男女子女裝以悅客。古法漸滅，非始本朝也。至若舞用婦人，實勝男子。彼劉項何等帝王，尙懸戚、虞之舞。唐人謂教坊雷大使舞極盡工巧，終非本色。蓋本色者，婦人態也。鄒深是余言。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余恨未得見內午。遇中郎京邸間，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劉廷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脩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慾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擁吳關，亦勸余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飢。余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以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偏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卽前後血脉，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中郎又云：尙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蒸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駭慾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

迺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蠶下。從邱工部六區志充得寓目焉。僅首卷耳。而穢蹠百端。背倫滅理。已不忍讀。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構。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書不知落何所。

沈君萬歷戊午舉人。自曾祖以下三世。皆名進士。生長仕宦於國家典故。搜訪靡遺。撰野獲編正續三十二卷。竹垞太史輩。推爲明代野史。未有過焉者。茲卷雖其一枝片玉。而詳稽古今。辨證南北。以至樂器舞容稗官小說。亦連而類及之。足以資考核而助塵談。豈獨填詞家所宜折衷乎。余又見玉山遺藁。中有製曲十六觀。凡命意用事。選韻鍊句之法。無不詳盡。倚聲者試取材焉。亦何煩周郎之顧耶。歐山金忠淳識。